

试论数字时代劳动教育高质量发展

周召婷 周兴国

摘要：高质量发展是数字时代我国劳动教育的发展定位与主动选择，也是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的题中之义。数字时代劳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要义在于明确“高”所表示的基本要求、“质量”所满足的具体诉求和“发展”所预期的可能追求，它包含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综合育人价值发挥与社会可持续发展三个方面的价值。为加快推进数字时代劳动教育高质量发展，亟须做好以下五点：重建数字时代劳动教育共识；重构数字时代劳动教育过程；重塑数字时代劳动教育生态；重申数字时代劳动教育中人的地位；重视数字时代劳动教育的数字性。

关键词：数字时代；劳动教育；高质量发展；技术赋能；以人为本

中图分类号：G40-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6024(2025)02-0107-08

DOI:10.13527/j.cnki.educsci.china.2025.02.018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涌现，人类已经迈入数字时代。技术的不断变革推动着劳动形态的革新，出现了数字劳动、智能劳动等劳动新形态，这些变化改变了劳动教育的发展常态与既定范式。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指出：“劳动教育要体现时代特征，适应科技发展和产业变革，针对劳动新形态，注重新兴技术支撑和社会服务新变化。”可见，数字时代劳动教育的持续改革、创新与探索，是推进劳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为此，本文基于数字时代的背景，探讨劳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一些基本问题。

一、数字时代劳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高质量发展”一词最早出现在经济学领域，旨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而后，逐渐演变成一种“好”的愿景和状态。然而，高质量发展不只是经济领域的专有名词，也是教育领域发展的主题和教育发展过程中的质量追求。因而，探讨数字时代劳动教育高质量发展之前，需要对“高质量发展”这一上位概念进行剖析。目前，学界对“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主要有以下三种解释。一是从综合的视角解释“高质量发展”，从发展的“充分性”“均衡性”和“人民合意性”探讨包含发展方式、发展结果与民生共享等多维度的提质与增效。^①二是将高质量发展解释的重心前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23年度后期资助项目“劳动教育观念发生研究”（23FJKB001）；安徽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技术时代劳动教育的实践体系研究——基于马克思技术哲学的视角”（2022AH050150）。

作者简介：周召婷，安徽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芜湖 241003）；周兴国，安庆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安庆 246133）。

^① 赵剑波，史丹，邓洲. 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研究 [J].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9 (11): 15-31.

置, 偏重“高质量”的内涵阐释, 表示一种价值判断, 即突出特色、满足需求、强调质量等方面。高质量发展具有价值承载性, 且不同发展阶段、发展目的与发展需求下, 所承载的价值选择、价值理想与价值践行存在差异。^① 三是将高质量发展解释的重心后移, 注重发展的独特内涵指向, 彰显了对具有动态性、变化性的社会问题与发展模式的关注, 表示一种实践理路或方向, 旨在进行适应性的调整 and 改变, 以实现实践效能。高质量发展作为界定与描述发展阶段的关键词, 既呈现了全局性的愿景, 也提供了阶段性及未来的战略安排^②, 实则是以高质量形容发展的方向、形式、结果。本文将在已有解释的基础上, 将高质量发展构词理解为“高+质量+发展”三个部分的整合, 从动态的、全局的视角剖析数字时代劳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一) 数字时代劳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高”表示劳动教育高质量发展是一个比较性概念, 即数字时代劳动教育“高水平”与“高要求”的体现。“高水平”表示在一般标准或平均程度之上, 即数字时代的劳动教育比过去的劳动教育朝着更好、更优越、更进步、更新颖的方向发展。评判“高水平”的标准主要有两个: 一是数字时代劳动教育具有“教育性”。这一“教育性”表现为学生将通过劳动获得更多的幸福感、满足感以及主体意识, 而数字时代的背景为学生实现这些价值提供了可能。智能时代依托先进的技术大大提高了劳动的效率, 也解放了人的双手, 给人的发展创造更多自由时间。正因如此, 学生内在的需求将在自主、自由、自觉的劳动实践中得到彰显。二是数字时代劳动教育不可忽视“劳动性”。智能机器以强大的体力、速度及任劳任怨的劳动精神将人类从“脏、苦、累、险”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 甚至人工智能逐步迈向认知智能, 替代人类的部分认知决策。从这个角度来看, 如果人类过度依赖智能机器进行劳动, 将会导致一系列问题, 如“不会劳动”的劳动技能缺失、“不愿劳动”的劳动态度畸变及手脑机能退化的具身劳动体验不足等。这充分说明, 即便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数字时代, 我们仍然不能忽视劳动的实践属性。

“高要求”表示数字时代劳动教育代表新的生产力和发展方向, 承担着培育未来世界引领者的重要育人使命。这说明数字时代掌握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人(劳动者)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关键力量。一是新发展格局促使产业结构升级变化, 单一产业形态的简单劳动必须向更高级产业的高阶劳动、智能劳动、创造性劳动等复杂劳动形态转变, 这要求劳动者掌握综合全面的现代职业技能与知识结构。二是数字时代的数字经济已经嵌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数字化劳动技能型人才、创新型人才将成为一大缺口。劳动教育在于促进实现我国从劳动力大国转向高素质的劳动力强国, 培养一大批拔尖创新的劳动者。需要注意的是, 数字时代劳动新形态不可避免对劳动教育的开展带来新挑战, 如劳动内容的复杂性对教师的要求更高, 多元劳动实践对劳动课程改革的挑战, 多维劳动形态对劳动资源配置的影响等^③, 这些新挑战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正是劳动教育实践所要重点关注和革新的部分。

(二) 数字时代劳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诉求

数字时代劳动教育高质量发展中的“质量”通常有两方面的含义, 即主体的使用要求和满足主体需求的程度。质量是随着时间、地点、使用对象不同而不断更新与丰富的概念, 需要凸显事物的适应性。数字时代是当前所处的现代性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 反映时下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状况, 劳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时代质的规定性, “劳动作为一种动态的规范性要求, 它的内涵

① 王智超, 朱太龙.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价值逻辑探寻 [J]. 中国电化教育, 2021 (9): 1-8.

② 鲁沛竺, 周元宽. 高质量教育体系: 政策话语与理论话语的“分”与“合” [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23 (11): 67-76.

③ 任明勇, 王金玉. 劳动新形态下学校劳动教育面临的挑战与应对举措 [J]. 中国教育科学, 2024 (3): 90-97.

与表现形式往往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①。相应地，劳动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既是劳动教育自身发展的内在诉求，也是劳动主体追求美好生活的高级需要。

这种需要应加以表征，转化成有标准的特征，即显现为符合性。这里的符合性体现在满足数字时代劳动新变化所带来的劳动教育新需求上：一是劳动的时代变迁促使人们产生新的劳动教育价值需要。在数字时代，主体的需求已从“需要—生产”模式转向“需要—发展”模式，这促使劳动教育的育人逻辑必须从谋生取向（物质生活）转向价值实现取向（精神生活）。在数字时代，生存需求不再是压倒一切的需求，且“吃苦耐劳”中“苦”的性质和内涵也发生了本质变化，体现在“欲望之苦”“精神之苦”等方面。随着人的自由劳动时间增多以及数字时代非物质劳动的兴起，个体开始追寻玩劳动、情感劳动等放松享乐休闲的精神生活。二是劳动形态的更新促使劳动教育要界定劳动者的准入资格。这是关乎学生如何通过劳动教育获得适应数字时代新型劳动能力标准的问题。在快速更迭的数字时代，如果仍然把个人生命期分为“学习期”与“工作期”的模式，个体将迅速被时代淘汰。当前，新型劳动的科技、知识因素的增加，要求个体具备持续学习和劳动的能力。因此，通过原创性的高阶劳动，培养学生的批判性、创新性、挑战性等创造性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显得尤为重要。三是数字时代教劳结合符合劳动的新特点。无论劳动如何演变，它始终反映着“人如何存在”这一根本问题，而人的存在是教劳结合的基础。步入数字时代，人的存在形态逐渐从以往的生命性存在、社会性存在向着更高层次的超越性存在发展。当然，教劳结合中“劳”的内容随着数字时代的发展，愈发聚焦现代化和时代特色。同时，这一“结合”离不开全面发展教育的其他构成部分，需要整合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劳动育人资源，以及融合传统与现代的育人载体。

（三）数字时代劳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追求

“发展”作为施动词，预示着高质量劳动教育是现实中可能的存在，只是当前该存在处于不完善的状态，需要不断进步与更新。劳动教育高质量发展意味着发展范式的转变与新发展观的重建。就发展范式而言，范式本身是一种符合人类社会基本规律与发展方向的理念。劳动自身的范式随着技术发展发生的阶段性变化，如农耕时期人们主要依赖外部自然力（自然规律）和内部自然力（人的体力）进行农业劳动。工业时期机器替代人力，人们靠掌握一定的科学技术与机器体系的相关技术与专门知识从事工业劳动。数字时代人工智能技术迅速发展下形成看得见的“物理空间”中的自动化生产、看不见的“赛博空间”中数据信息驱动的生产以及虚拟生产与实体生产的“去时空化”范式等。这说明劳动教育在价值导向、内容形态与实践方式等方面都需要进行数字化转型，以提升劳动教育的品质。当然，数字时代的发展对劳动教育进行着积极的建构，但是数字技术的发展快速占领劳动教育领域，超出技术应用的边界与限度，会不可避免地削弱劳动教育的教育性。

就新发展理念而言，数字时代劳动教育高质量发展是秉持创新、生态、公平的行动准则的可持续发展。“人工智能发展所带来的信息性劳动普遍化，将开启一个劳动即创造的时代”^②，创造性劳动是最体现人“本质力量”和自身解放的实践活动；数字时代的劳动教育要与创新型人才培养紧密结合，在劳动教育实践中实现人的创造性潜能。数字时代更新了劳动教育生态系统中的各要素，使其交织成一个复杂的生态网，发挥着承载教育能量、维持教育生态链稳定的重要作用。遵循适度性原则，注意人工智能助力劳动教育的适切性和限度，实现各要素的共生发展。数字时代技术赋能打破城乡、校际等劳动教育资源不平等的现象，创造更加民主、公平的人才培养氛围，实现了劳动育人资源的享用平等，构建了劳动教育共同体。

^① 张家军，吕寒雪. 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教育变革：缘起、挑战与出路 [J]. 中国教育月刊，2022（6）：35-42.

^② 王天恩. 人工智能与劳动价值论内在逻辑的展开 [J]. 思想理论教育，2021（9）：43-49.

二、数字时代劳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价值诠释

任何事物价值的性质与大小至少取决于三个方面：一是价值的期望空间，即人对这一事物的认识及自己想从中获取的价值；二是价值的可能空间，即事物本身的构成及其属性的意义；三是价值的现实空间，即事物之外的意义。^①下面，从人的价值、教育价值与社会价值三方面的统一来思考数字时代劳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价值。

（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劳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期望空间

人的全面发展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的全部本质，即人“较低系统”的生理需要转向“较高系统”的自我实现需要的满足。从这个意义上看，数字时代劳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应然样态是使劳动教育满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规定。人的自由发展主要是实现人的发展与人的解放，并在发展中获得解放，在解放中进一步发展。从人的发展看，主要是让劳动教育引导学生在享受劳动的过程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第一层规定是劳动合乎学生意愿和喜好。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劳动类型多样化、智能元素的融入也增添了劳动过程趣味化与劳动选择个性化，这为学生选择喜欢的劳动类别和方式创造了条件。但是，数字时代高度精细化的分工与人类能力的有限性，需要劳动教育更新学生各方面素质与能力条件，增强学生与其所喜爱的劳动的匹配度与适应性。第二层规定是学生享受劳动过程与结果的统一。智能化劳动工具在劳动中的运用，将人从艰辛、枯燥、危险等劳动过程中解放出来；一方面减少了学生劳动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带来的身体损害，另一方面学生可以自由支配、组织与开展自己的劳动，充分获得了劳动过程的尊严感。

从人的解放看，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大量使用，为人的解放开辟了自由时空。劳动教育帮助人们利用自由时间进行自我发展、完善或劳动技能的提升，这种学习的过程也是持续发展的过程。在人类劳动因技术发展得到解放的情况下，过度劳动者与有闲者之间的对立消灭了，使所有的人都将有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与发展自己的时间。^②数字时代为个体普遍交往的实现创造了可塑的空间。各种智能技术在劳动教育领域中的广泛应用既强化了生生、师生之间的人际交往，也使个体在技术催生的新型劳动中深化人机交互。数字时代劳动空间突破现实物理时空的界限，以劳动教育引导学生在网络劳动空间与虚拟社交场景中自由、平等对话与合作，从而解放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实现由简单的生命个体发展成为类的共同体。

（二）综合育人价值发挥：劳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可能空间

数字时代劳动教育高质量发展意味着劳动的潜在育人价值得以实现。只有与智育、德育、体育、美育等建立有机联系，劳动才具有教育性，才能成为一种真正的教育实践。^③首先，以劳树德。数字时代的劳动教育旨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这里的德有两层含义：一是个体的“小德”，即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和养成相应的劳动品质。二是上升到国家的“大德”，即“热爱劳动、甘于奉献”，数字时代是一个发展着的时代，劳动教育旨在以“共享发展、敬德爱民、公平正义”为引领让每个人都为实现美好生活作贡献。其次，以劳增智。这里的“智”表现为知识的生成。数字时代衍生了数字产业中的数字劳动、人机协作中的智能劳动、直播产业中的情感劳动等劳动形态；需

^① 叶澜. 试论当代中国教育价值取向之偏差 [J]. 教育研究, 1989 (8): 28-32.

^②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5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229.

^③ 檀传宝. 如何让“劳动”成为一种“教育”? : 对劳动与劳动教育的概念之思 [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22 (6): 97-104.

要个体在后天的学习、实践基础上掌握新知识与技术。从这个意义看,劳动实践是人的脑力与智力得到开发的过程,也是获取现代化科技、技术知识的关键。这里的“智”还表示思维的发展。劳动本身是一种基于身体、心智与大脑的交互行为,在这个过程中“身体经验产生的身体图式帮助劳动者搭建知识信息网”^①。学生的劳动实践也检验着其思维的真理,使学生的劳动行动变得科学与规范化。再次,以劳强体。好的劳动首先是能维护和发展身体的劳动。数字时代很多传统意义上的工作被人工智能替代,并且数字化的劳动工具也重塑人的各项身体机能。就身体素质而言,学校组织适度的体力劳动可以养护和发展身体健康,防止学生一部分身体机能(体力、肢体器官等)出现因闲置而退化的现象。就心理素质而言,数字时代学校的劳动实践不仅锻炼儿童的体格,劳动中艰苦的体验也磨练了学生的意志,净化其灵魂,促进学生“心、手、脑”的均衡发展,达到身体素养与精神强健的统一。最后,以劳育美。数字时代劳动教育高质量发展体现为学生确立美丽劳动这一信念,即认识层面能感受、发现劳动中的美。同时,高质量的劳动教育是将学生兴趣与技艺结合,在劳动过程中让学生感受创造美的境界,学会利用现代化的智能技术辅助劳动实践做得精细、高端,从而走向卓越,达到艺术的境界。

(三) 社会可持续发展:劳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现实空间

劳动教育是改造与构建社会的重要方式。就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而言,劳动教育的高质量发展表现为促进社会与人的共同发展的和谐状态。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数字时代劳动普遍智能化,使劳动教育能够以新的劳动方式展开,在教育目的、内容、条件与手段上变得更智能化、情感化、可交流;个性充分解放的劳动者能够依据社会更新变化的需要创造、驾驭新的生产力,极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丰富的社会财富。

就社会力量实现而言,劳动教育是发挥社会力量的中介。数字时代的社会资源、社会制度与社会文化等因劳动教育得以完善和发展。一是劳动教育的有效开展不得不整合与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如高新技术企业、工厂农场、福利机构等,一定程度上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二是数字时代劳动教育唤醒了各劳动者的主体意识,使他们重视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项权益与保障,从而能够在劳动中获得尊严与幸福。三是数字时代数字劳动的兴起,使抽象化、虚拟化的交换与消费过程替代了生产过程的主导地位,产生了“劳动消亡”或“劳动终结”的论断,新的劳动时代构建着新的社会文化观念。劳动教育是改造社会的“教化”,劳动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旨在在全社会形成积极的、健康的、正面的文化氛围。

就社会治理而言,劳动教育是治理数字时代社会异化的途径。数字劳动、智能劳动等新型的劳动形式改变社会的面貌,也造成了“空间异化、物化异化、行动异化、时间异化、自我异化”^②等社会问题,劳动教育承担着克服数字时代社会问题的责任。一方面,技术算法控制劳动过程,带来监控的风险,隐私安全会引发数字生态危机;通过劳动教育在全社会形成“数字契约精神”,用数字程序等技术服务社会。另一方面,劳动者之间存在数字鸿沟,引发社会公平等问题;劳动教育旨在打破算法权威,保障人人有条件、有能力自主选择数字化技术和平台进行劳动创造。

三、数字时代劳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进路

(一) 重建数字时代劳动教育共识

要破除旧有的错误观念,须把握两个方面。一方面,更新不合时宜的劳动价值观,树立发展的

^① 周召婷, 阎亚军. 具身劳动教育: 学校劳动教育的一种样态 [J]. 教育学术月刊, 2021 (12): 102-108.

^② 罗萨. 新异化的诞生: 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 [M]. 郑作斌,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117-143.

劳动教育观。以谋生为价值取向的劳动教育逻辑不适用于数字时代的发展阶段，应与时俱进，从数字时代劳动形态变化入手，呈现学生从学会生存到学会成人的价值递进态势。另一方面，打破人与机器的二元对立观念。数字时代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生物仿生、量子信息等新技术正被广泛运用到劳动教育过程中，导致“技术万能论”“技术威胁论”两种极端的认识。通过劳动教育引导明确智能技术的劳动“智慧”与“能力”是人类赋予的，树立正确的劳动观与技术观，理性运用数字技术，使其成为服务人劳动的积极力量，在劳动教育中厘清“人机关系”的边界，进行以主体性发展为基础的劳动教育分工。

积极将“劳动幸福”的理念融入劳动教育中。数字时代劳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本质在于“育成幸福人”，这一目标至少包含三个层次：第一，劳有所获，即物质维度的幸福，指学生参与劳动直接获得的“物化”劳动成果；第二，劳有所值，即社会维度的幸福，表现为劳动的成果得到他人的认可与肯定；第三，劳有所信，即精神维度的幸福，意味着学生能够自主地感受到劳动的快乐、意义感和自我实现。然而，在正视数字时代劳动对人的影响时，我们不得不关注其对人的修正与僭越问题。“在当前的劳动功利主义价值观视域下，人工智能的发展……使人类的生存意义、主体性以及生存本身面临深层次挑战。”^① 具体而言，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促使一些人认为不劳动或非劳动也能创造财富，这无疑对“劳动创造价值”这一底层逻辑构成了挑战，进而可能削弱学生对劳动幸福的体验和认同。因此，在具体实施劳动教育过程中，我们应注意引导学生对劳动成果的承认、赞赏与呵护，加强他们对劳动幸福的理解。

（二）重构数字时代劳动教育过程

技术赋能教师专业发展，提升数字时代劳动教育师资队伍质量。“互联网+”、教育元宇宙、ChatGPT 等技术应用为教师专业发展拓宽实践空间。一方面，信息空间的跨时空性、灵活性，形成跨区域、跨学校劳动教育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实现优质资源的共享。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创设了人机协同、专兼结合的教师组合。有效进行“人师”与“机师”合作，实现机师的“为人性”；技术催生了多种类型的劳动者，突破了原有劳动教育师资结构；亟待实现专业技术与数字劳动类相关人员和学校劳动教育教师的互补。技术衍生的平台、资源、数据等为教师的自主发展提供支撑。教师以技术应用引发的劳动教育新转型，树立新的劳动教育观、教学观、学习观、评价观；以新兴技术引发的系列劳动认知性知识、实践性知识、条件性知识的更新，自主进行研修、学习、教研等扩增专业知识；新技术在劳动教育中的应用，促使教师主动适应、驾驭智能教学技术，更新教学能力等。

技术革新劳动教育内容，创设数字时代劳动教育的课程体系。一方面，数字时代劳动形态的多样叠加使劳动教育内容变得多样化，学校劳动教育课程也依循劳动形态的演进而与时俱进。这要求劳动课程既要保留传统劳动中的体力劳动、物质性劳动、真实劳动等样态，也要把数字时代产生的新型劳动形态分层、分类、分段纳入内容体系，如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编程设计等凸显创造性、主体性的数字劳动；适度融入体现交往性、互动性、数字化、娱乐化等“玩劳动”、情感劳动等形态。另一方面，随着数字技术与劳动教育的深度融合，数字时代新型劳动所需要的基本数字知识与数字能力被纳入劳动教育内容。

技术丰富劳动教育方式，拓新数字时代劳动教育的实施途径。一方面，数字技术成为实施劳动教育的核心媒介。如利用 3D 全息图像、数据推流等人工智能技术使劳动教育实施形态技术化、智能化；通过 VR、AR、数字孪生、全息交互等技术，构建多模态虚实结合的智慧型课堂，增强劳动实

^① 生蕾，何云峰. 从劳动功利主义走向劳动幸福：人工智能时代人类劳动价值观的变革 [J]. 财经问题研究, 2021 (12): 3-11.

践的情境化、可视化、体验化与交互性；选择 AI 导师、AI 学伴、自适应学习技术等手段满足学习者的个性化劳动需求并实现不同类型和学习能力的学生自我教育的需要。另一方面，数字时代以语言、数字、图像、观念、文本等符号为中介的符号化劳动学习形式，既能增强学生在“互动”与“对话”中表达情感的能力，也能调动学生的心灵活动与经验。

（三）重塑数字时代劳动教育生态

就实施主体而言，建设高质量劳动教育体系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学校、家庭、社会是劳动教育实施的三大主体，它们既有各自独立的功能与作用，又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只有学校、家庭与社会紧密合作，同向发力，才能形成和谐的劳动教育生态。其一，建立学校主导下家校社教育者共同在场的格局。家长与社会人员可通过云端劳动教育课堂、数字家长学校等形式开展培训或答疑活动，从而提升劳动教育参与的专业化程度，为科学劳动育人提供可能。同时，利用数字智能技术搭建“家—校—社”协同平台，使家长与社会通过平台积极参与学校劳动教育设计、建设和管理过程，实现劳动教育过程共商、劳动基地共建、劳动教育资源共享，从而构建高质量劳动教育体系。其二，厘清劳动教育中家校社的责任边界，实现高质量的劳动教育供给链条。学校是劳动教育的主阵地，家庭是基础单位，社会作为服务后盾；在数字技术的助力下，打破校园与外界之间的壁垒，建成开放校园，多方联动和整合劳动教育资源。

就教育活动而言，劳动教育具有全属性机制。数字时代，“五育融合”的学习生态是推动劳动教育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其一，贯彻整体思维。劳动教育应该把握整体设计、整体实施与整体评价的思维；在与其他四育相互贯通、联系的框架内进行设计。例如，利用学习分析技术挖掘不同学科中蕴含的劳动教育元素，以大任务、大单元、大情境、大活动开展劳动学习活动。其二，推进深度融合。“五育融合”可以被拆分为三种融合方式：育内融合、育间融合与跨育融合。不管哪种融合方式，其本质都在于依托其他各育形式来实现劳动育人功能。例如，智能技术能够增强学生的劳动实践沉浸式体验感，而智能技术与特定教育活动结合则可以进一步拓宽学生的劳动实践场景。通过利用数字孪生技术，我们可以将化学、物理等操作性、实验性强的课程内容转化为虚拟仿真实验室，这样既能保障学生的安全，又能实现劳动教育元素与其他学科的深度融合。

（四）重申数字时代劳动教育中人的地位

劳动教育本身是一种培养人的活动，存在多少主体类型、主体层次，就有可能存在多少种不同的教育质量观。这里以学生在自由、自觉的劳动活动中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即学生的主体性实现作为衡量质量的标准。数字时代的劳动教育是一种人本的教育，是以人的发展和完善作为根本旨归。通过智能技术让学生依据自己个性化的劳动需求、立场与意志选择和安排相应的劳动学习，帮助学生实现自我价值。同时，教师须弱化学生“被教育者的对象”的意识，让学生成为劳动教育中的“当事者”，允许学生选择个性化的智能“学伴”，增强劳动教育过程的趣味与实操性。但是，教师不能过度依赖智能技术，更不能因使用智能技术而削弱与学生的真实互动和情感交流。应对智能技术保持“中道”的态度，警惕过度开发与利用数字技术带来的主体性被遮蔽的风险。

劳动作为主体性实践活动，其“强调的是人的精神能动性、人的个体存在、非理性与意义世界”^①，这是学生自主成人、全面发展的关键。我们要通过劳动教育增强学生的主动意识。让学生在数字规训中获得时间自主意识。数字时代，人的一切生产、生活都与数字技术紧密相连：人的双手被解放，获得更充裕的自由时间；人又被算法监控，不断进行自我“剥削”，导致休闲“劳动化”。

^① 肖前，李淮春，杨耕. 实践唯物主义研究 [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227.

因此,数字时代劳动教育应加强对学生在自主时间的规划、利用与管理方面的指导,帮助他们在自由时间中获得精神生活的全面发展。同时,也要有意识指导学生警惕数字时代新型劳动中的霸权主义,并学会在数字世界中保持自我主体身份。让学生在参与数字劳动实践的过程中培养自主意识与正确的数字劳动习惯。当然,教师、家长或同伴等重要他人对学生创新想法或个性化表达的鼓励和支持也至关重要。

(五) 重视数字时代劳动教育的数字性

数字时代依靠网络化、知识化、数据化与智能化的技术支持,使劳动教育的形式、手段具备了数字化的特征,数字性也将是未来劳动生活的关键属性。数字时代劳动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在于学生能够主动应对和规避数字性带来的劳动异化风险。为此,数字时代劳动教育须把握以下三点。一是从操作技能训练转向学生的数字能力培养。数字时代劳动者的核心竞争力是以学习力、创造力、适应力等为主的数字能力,劳动教育要关注学生学习、建构知识框架、进行原创性活动等方面的内容。二是培养学生积极的数字劳动观。通过劳动教育引导学生认清数字时代新型劳动的本质,始终以勤劳、艰苦、奋斗、诚实的劳动态度和诚恳、真实、积极的劳动情感进行劳动创造。三是引导学生形成良好的数字劳动品质。劳动教育必须促进学生秉持数字时代劳动道义。比如,学会在数字劳动中保护自己和他人的信息等安全意识,自觉抵制数字劳动网络空间中各种诱惑等,明确作为数字劳动者的权利与义务等权责意识。

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机融合劳动成为常态。为了让学生适应劳动中的人机共存状态,要注意以下三点:一是通过劳动教育让学生认识到机器在特定非物质劳动领域中的独特优势,并承认其在劳动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二是劳动教育必须涉及劳动实践中人机职责的合理划分问题,培养学生在人机合作的劳动环境中尊重机器的贡献,保持对技术的敬畏之心,同时坚持人的主导地位 and 伦理原则;三是发挥学生作为主体的人所独有的沟通、情感、批判性思维等软技能。

(责任编辑 刘启迪)

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Labor Educ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Zhou Zhaoting, Zhou Xingguo

Abstract: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s the development positioning and active choice of labor education in China in the digital age and it is also the meaning of high-quality educa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The essenc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labor educ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is to clarify the basic requirements of “high”, specific demands of “quality” and possible pursuit of “development”, which includes the values of the comprehensive and fre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the play of comprehensive education value and sustainable social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it is urgent to rebuild the consensus of the education, reconstruct the process of the education, reshape the ecology of the education, reaffirm the status of human in the education,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digital nature of the education.

Key words: the digital age; labor educati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echnology empowerment; people-oriented